

續
新
齊
諧

續新齊諧第九卷

隨園戲編

天后繡女

清河縣有汪姓劉姓閻姓三女性俱明慧貌亦清麗相似汪適王氏劉適閻氏卽閻女兄皆業儒閻適王家營某氏家頗饒乾隆五十一年閻女病甚謂其夫曰我與同縣汪女及嫂氏皆河口天后宮繡女因事謫降今期滿當還彼二人亦將同往矣其夫訪諸兩家汪與劉果亦病篤未幾閻死汪亦死閻母聞其女死而媳又垂斃懼甚急詣天后前泣禱曰妾女已死僅一媳倘死妾何

以生祈稍留以終妾身既而劉病果瘥年餘劉忽有身將產夜夢天后曰因汝姑老暫留塵世豈容生于耶以手捫之早起腹平如常人先是劉女自童時及適閭後每月必有一二日鍵戶終夜不容一人見有竊聽者如數人言笑達旦乃已家人固詰之終不言至是始知今尚存代州馮松濤寄居清河目覩之事

桃源女神

桃源縣鄭氏女生而端整寡言笑年及笄一日謂其母曰兒將某日死死當爲某村神其地當廟祀我母以爲顛弗信及期微疾數日而卒卒時端坐顏貌如生室中

聞異香雲旗風馬之狀家人咸隱約見之後數日某村
男女同日夢女告曰吾當血食于此爲爾等福居民以
爲神異醵金塑像號曰娘娘廟頗著靈異乾隆三十四
年事也女舊有婢李氏最親暱女爲神後每月必數召
婢去肩輿至廟昏睡終日醒而歸倘神欲留強歸肩輿
十人不能舉李氏嫁後仍赴召如常至五十一年冬李
氏謂夫曰娘娘命我臘月某日去去不復歸矣夫素不
信神諾之而已至日李沐浴焚香使人召其夫之訣夫
故不歸李恚曰誤吾時刻矣改次年正月某日夫歸聞
不死以爲妄至次年某日李又召其夫作別夫怒曰又

作狡獪矣竟歸視其死否及歸李言咲如常囑家事數語凭几瞑目而逝

安慶府學狐

乾隆五十六年秋祭前數日滌濯籩豆預備祭品陳列明倫堂夜使人看守有副齋與夫田姓者素勇健獨任其事是夜微月田卧至三更覺來聞有人偶語開目視之見二人歷階上將至卧榻田躍起大呼二人徑前與鬪田奮力搗一人擲墜下大嗥化狐而去其二復鬪田又擒擲亦化狐去田以爲不復至因就寢未熟忽聞人聲甚衆且至矣急起見一叟鬚眉盡白偃僂行率少年

十餘人喝令擊田田怒奮拳擊衆衆應手倒無能抗者
隻怒曰如此可惡因騰躍以首觸田左脇如中巨石痛
不可忍仆地不能起叟喝衆急曳至堂後左側柴房去
田念此去必無生理見堂右有大鐘懸架上因衆扶掖
出不意疾走架下以一時挽架一手拒敵叟怒甚以手
持田肘力曳之田懼兩手固挽叟力猛連架曳行數尺
鐘聲鏗然叟懷而止令衆狐就擊之自頂及踵無完膚
嘔血數升將曙乃去田亦仆不省矣天明執事者入見
之大駭以湯灌之良久乃甦具道始末乃知爲狐崇次
夜集衆十餘人守之衆不敢卧坐至四更無所見衆亦

倦甚甫就寢聞衆馳驟聲張目仰視聞老人曰其人在
否衆排頭按驗曰無老人曰幸漏網矣去去遂寂然田
卧病月餘尋愈愈後欲挾刃宿堂上復仇其妻力阻之
乃止

湖南貢院鬼

乾隆丙午科湖南秋闈鹽州吏目馮名廷差委巡場
第三場十四日夜馮與同寅李某同坐至公堂李方隱
几卧是夜月色微明馮見堦下有物長二丈餘腰腹如
困通體皆毛兩目閃爍如炬自西文場出緩步入東文
場馮素有胆不懼初見時低聲呼李李覺仰視大驚伏

衆物去然後起同入卧處命僕從同卧一室馮以李胆
快既卧故以手扣壁擊床恐赫之以爲戲正喧笑時忽
有大聲呼嘯良久乃已衆皆股慄以被蒙首少頃聞人
聲轟然馮與李皆披衣起監臨監試兩主考皆起使人
察問內外遠近無不聞者咸大詫異是時頭場薦卷已
中定十七八兩主考覆加校閱黜落七卷後竟無他異
豈因此七人不當中而致怪異如此歟

雷異二則

滁州某村有黃氏嫗獨坐室中午後風雨暴至忽霹靂
一聲左壁下諸器物皆移置室中離壁四五尺壁上白

泥厚不過三分亦離壁四五尺植立如堵絲毫不損嫗
驚仆良久乃甦不知所擊何物其家亦無他異代州旅
店中有二客同居一日早起大風微雨一客在土炕上
以大瓦盆覆坐之一客坐門限上對語坐限上者忽仰
見屋梁上有火光二寸如小蛇跳躍急呼炕上者視之
其人未及蒼忽霹靂一聲屋頂揭去一片衆奔入視地
下一人僵卧一人在炕上堅坐不動就視之已死頂上
一孔如豆初疑雷擊仰視屋瓦外飛不似自上而下者
移屍視之見所坐盆底亦有孔如豆揭盆視之炕上亦
然竟從地下起穿炕盆洞腹貫頂破屋而去地下者以

湯灌甦得不死

人變魚

從子致華作淮南分司解四川兵餉過夔州城道上人
男女喧譁舉國若狂問之曰某村婦徐氏與其夫同床
眠甚相愛也早起則婦面目髮膚如故也而下半身已
變作魚形矣乳以下鱗甲腥滑口尚能言貌亦平整惟
涕泣哀號云我睡時無他痛楚只覺下體作癢搔之漸
漸起稜以爲將生疥癬耳不料五更後兩脚合并不能
伸縮摩之已作魚尾矣今將奈何夫妻相抱大哭致華
遣家人視之果有其事因官程緊迫不能逗留不知報

官後將放諸江乎抑養之家乎不及問矣

韓昌黎稱老相公

韓文公爲貢院土地庚子歲有嘉興秀才陳效會者先試前數日入廟廟祝令拜生曰昌黎者何拜之爲學不足師文不足師祝強之大詬而出試畢歸家而死歛數日矣其妻懼與小姑合被而寢夜半小姑登廁忽見兄排戶褰嫂帷帳而入嫂奔出姑大呼家人湊集而嫂之聲音狀貌儼然兄矣大聲曰我效會也身何在家人曰殮矣狂奔至棺所扣棺而哭曰我得罪老相公相公之門人家僕鎖我廳事俟老相公科場事畢當放我昨老

相公放榜出責我二十板我得歸何殮我之速也又大
哭家人曰老相公何人也曰土地土地何人也曰韓昌
黎客曰昌黎伯也依今時稱謂嘗曰伯爺依家人稱之
嘗曰老爺乃冥中僅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京師香山某兵妻嫂姑同居嫂素淫於後門設溺桶伺
行路之來溺者其陰可觀卽招入與淫如是者有年矣
一日嫂姑伺門隙有屠羊者推小車過巷就桶而溺
其陰數倍於昔之所御者嫂狂喜迎入至臥榻卽解屠
者下衣而俯就之姑旁坐視其事畢卽欲往就而屠性

耐久自午至未甫了事腹中餓甚索飯急飯畢姑以爲
將及已矣亦弛衣摩屠者之具爲之吮呶屠具復舉嫂
曰屠性猛汝恐不勝宜再讓我姑許之同入床嫂顛狂
不休姑情急水流至踵怒嫂之誑已也往別戶自縊于
是姑之夫家訟於官以爲被嫂磨折故死而不知其事
之可醜也嫂之本夫街卒也歸家見其妻神色不寧被
褥污穢乃私自嚴鞫之始得其情而告于官此乾隆丙
午刑部福建司承審事也獄成以口供穢褻不可上達
比嫂以不應重律杖八十

照海鏡

宜興西北鄉新芳橋鄉農耕地得一物圓如羅盤二尺餘團圍外圈紺色似玉非玉中鑲白色石一塊透底光明似晶非晶突立若蓋賣於鎮東藥店得價八百文塘西客某過之贈以十千至崇明賣之得銀一千七百兩海賈曰此照海鏡也海水沉黑照之可見怪魚及一切礁石百里外可豫避也

穀佛

湖州沈書記號訥菴有穀佛一尊弄以玻璃之櫃櫃長半寸櫃下有座高二分許中藏大穀一顆長一分有半穀有芒亦長分許穀旁有竅睛明于赤日之中開一目

號之其竅漸大如門覩之久由門見堂由堂見殿現三寶如來像像高數丈纓絡莊嚴見胸前田字紋盈尺旁立文殊普賢陰深若聞人語眼少瞬歛忽不見仍大穀一顆而已據沈云此物傳留湖州某尙書家係明時利西公從西洋墨瓦臘泥迦州帶來者遂入中國彼國秋熟時此穀生田畝中千里赤荒門人王曇親見此穀不知今歸何處

丹徒異獄

丹徒縣宰張名振綱者驥呼出門忽一物從空而下落轎簷上輻方迎風而趨物忽颯入衣袂中弼弼而跳驚

視之乃男子陰也僅長二寸許亟出縣命騶從捉之跳
不已觀者如堵於是犢歸貯庫遍訪此案不可得越一
月西門擔水王大娘者報某家婦姑殺人遂拘之亟訊
蓋婦姑二人先通一陝客某後又通一陳姓者因彼此
通姦後夫研殺陝客而支解埋之使其尸不辨男女故
割下其陰倉皇未收投之樓窗之外不料落在本縣官
轎中告知府同寅無不大笑者炤謀人律姑婦姦夫
三人一齊抵命

鬼怕討債

常州一貧漢死其房賣入富姓鬼作祟富者鎖之幾十

年矣後富者亦窮大屋賣去挪居之忽貧鬼大鬧索錢討祭一家小大盡病時方冬盡房主負逋最多債客登堂日夜號罵妖魅忽絕病者盡起至來歲債務稍清將賬目焚化鬼又白曰大詎曰我去年見討債甚多疑是多生前舊欠故而避之今閱所燒賬目皆爾家積負不干吾事吾何避爲於是拋磚擲火惡聲日甚而房主亦徙去不復住

蘭渚山北來大仙

會稽蘭渚山有蘭亭道院焉其院爲北來大仙所居北來大仙者狐神也初會稽陳賈少年時客楚喪資本貧

妻不能自給且病居廢寺中一夜有女郎至容貌都麗衣服照耀皆明珠綴成者賈驚起女脫臂上釧贈之曰知郎之故來相餉也遂去明日又至如是數月枕席諧暢情好日篤賈乃以金釧稍贖資斧理其舊業而女郎亦構新居料其家事且日致金銀珠寶之物不下巨萬居數年賈家信忽至賈欲驕其鄉里又疑女郎爲魅一日伺女郎不在家賈忽呼數百夫及僮僕等擔裝魚貫而去女歸見一室罄空追賈至江口賈已歌呼振帆女臨流號慟不得渡賈于是歸爲富人越十載女郎至呼賈曰吾狐神也積十年陰德名在仙籍今汝負心已訴

天帝命江神授吾文檄到此汝宜死矣於是飛刀擲火
家不安枕百計禳之無效也一日女空中嘆曰吾因往
日情重至於此極使汝死恐天下有情人貽笑吾輩汝
家倘能大修醮禳擇名山安我神靈我仇且釋矣時蘭
渚山道士某道法素高爲設醮四十九日道士謂女曰
何不向我蘭渚山住女曰甚好但吾須住五百年纔去
由是遂絕今道院爲羅氏業羅氏爲之塑像甚麗而女
亦歲時夜出與世人談論云

喫腎囊中舉

杭州士人於文肅祠祈夢甫睡一厲鬼與二腎囊至大

如鹽曰欲中舉當食此否則不中士子懼勉食之初噉
味甚甘如櫟子片時將厚皮四面食盡獨腎丸二枚齒
決不可下曳曰棄之汝已中矣士子喜然自此下場屢
斥忽乾隆癸卯榜發士子中魁始恍然解悟蓋浙中呼
腎爲卵鬼者癸也卵去核卵字也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嘉興鄉鎮間祠楊老爺神多靈驗穩婆阿鳳者以收生
致富遠近生育之家必延之至始無難產忽雪夜有人
叩門問何來曰冷水灣楊府生公子主人命來宜急就
船鳳襲裘同僕下船果至冷水灣第宅嚴麗進門主人

臨軒而立見鳳來喜甚命僕導入後堂則產母方卧床而呼衆媼婢執燭而立皆慘然曰吾夫人產四日矣鳳眴視之蓋賜盤於胎急不得下也以法救之胎應手而出報主人主人贈金元寶二挺鳳納之曰後三朝吾當來時天大雪而房中熱氣甚逼鳳解衣從事及出門就船始記有外衣未著歸家天已明視元寶則金紙鑿成而皮衣已送至家矣由是鄉人爲老爺作三朝行圍盤釵果之禮迎各廟諸神來賀

溺壺失節

西人張某作如皋令幕友王貢南杭州人一日同舟出

門賁南出門借用其溺壺張大怒曰我西人俗例以溺
壺當妻妾此口含何物而可許他人亂用耶先生無禮
極矣卽命役取杖責溺壺三十板投之水中而擲賁南
行李于岸止揚帆而去

三虎索命

元撫軍展成生二女皆有國色一嫁李敏達公之第四
子星曜道臺一嫁臈少司寇之子守謙太史乾隆壬子
春余與太史相遇虎邱偶談往事曰異哉吾妻之死也
結褵之後琴瑟甚調將及三年忽一日閨中置酒向余
作訣別狀曰我前生獵戶也曾殺三虎虎魂不散要來

索命今我懷孕矣明年分娩之期正值寅年寅年屬虎我其不免乎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中有神人金甲而虎冠者告我也因所殺三虎中有二虎俱曾傷人故上帝不准報仇其一虎未曾傷人故准其索命言畢涕泣不止逾年果以產難亡

梁相國解夢

梁文定公病篤夢至一處宮殿鬼竅坐客皆非所認識者公談久忽想吃烟苦無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神人招梁曰且緩吃烟我有一對君對之書三代之英汝繼泰七字梁驚而醒召諸門生來視病爲解之俱

不能解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實也英者英中
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彌泰也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
我其繼之乎速辦後事可也越三日而薨

齋猴

天目山多猴要往齋猴者先往韋陀廟燒香通陳某日
來山齋猴寺僧爲掛牌曉示臨期主人買饅頭一千鋪
在廟外地下清晨羣猴畢集有一極老者白鬚尺許飄
飄偻偻而至旁有二猴亦白鬚老者扶持而來羣猴跪
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羣猴拱手亦坐寂然嚴肅不敢譁
三侍者捧饅頭獻老猴老者食然後羣猴共食食畢向

主人义手拜謝而去梁履素孝廉親見其事余欲往施
齋而以路險草深不果往

狗熊寫字

乾隆辛巳虎邱有乞者養一狗熊大如川馬箭毛森立
能作字吟詩而不能言往觀者一錢許一看以素紙求
書則大書唐詩一首酬以一百錢一日乞丐外出狗熊
獨居人又往一興紙求寫熊寫云我長沙鄉訓蒙人姓
金名汝利少時被此丐與其火伴捉我去先以唾藥灌
我遂不能言先商一狗熊在家將我到衣捆住渾身用
針刺之熱血淋漓趁血熱時卽殺狗熊剝其皮包在我

身上人血狗血交粘生牢永不脫落用鐵鎖我以騙人
今賺錢幾數萬貫矣書畢指其口淚下如雨衆人大駭
將丐者擒送有司照探生折割律立杖殺之押解狗熊
至長沙交付本家余按己未年京師某官姦僕婦被婦
咬去舌尖蒙古醫來命殺狗取舌帶熱血鑲上戒百日
不出門後引見奏對如初元某將軍入陣受刀箭傷無
算血湧氣絕太醫某命殺馬剖其腹抱將軍卧馬腹中
而令數十人搖動之如食頃將軍浴血而立皆一理也

雷屑

吳人蔡鳴西與徐佩玉中表也二人之弟自楚回舟載

亭隸歸乾隆戊寅九月十三日夜泊九江雷雨大作紫
怯懦蒙被卧有銅飯器支牕上震搖欲墮徐起移置見
電光直下森逼雙眸大雷一聲船柁拔去水溢入舟人
齊起牽挽就岸昏黑中互搬什物天漸明見徐頂心挿
一木長約三四寸圍寸餘羣相驚問徐徐不自知毫無
痛癢宛若生成怡然墜不可一刻耐隣舟有人善符咒
曰此雷屑也無罪而誤觸者予能拔之徐甚喜察慮或
妄鳴諸縣尹尹至江干審視其人書符于徐頂口誦吶
吶舉手一拔木隨手起復以小黃紙符書貼創處木入
於頂者寸餘尖銳如錐或云能辟邪魅尹以爲當存案

遂攜去明日頂上紙自落完好如初奇情奇事奇技奇人何所不有

牛漢水

臨武縣水多激險東南三十里地名牛頭漢因山相形而名也產魚繁水勢奔驟難施罟網率用白鵠翼投水則魚皆僵浮水面或駕小舟或裸下體沿流檢之一夕兩人赴飲歸緣岸行見水面浮巨魚一人喜謂同行曰曷稍待吾攜此魚來遂脫衣入水久之人與魚皆無聲訝其溺矣急尋村中素善泊之張某丐其入水相覓約以若干金爲酬張許諾索酒飲立盡數斗醉若不支路

小船至浮魚處翻波而下越數武或起或沒如是數次
奮躍升岸云見一匹夫坐沙中見人至輒移去快取酒
飲我當再往攜與俱來又盡數斗復入水少頃波湧見
張擒一人髮踏波登岸擲於地以掌批之曰你累我往
返數次費如許力實可恨打得該否旁觀力勸始解脫
其人已死卽昨夕求魚者酬以所約金張笑曰我兩番
痛飲腸味已充倘挾是術以騙人金又何異迷人之水
鬼卽搖頭舉手而去張殆奇杰之士而隱於水哲乎矣
門顧君朗村是日過其地親見之並云土人稱其下有
龍宮向一幼童誤墜水至一官署問坐二人對奕狀怪

似蝦蟹兒童訝之詢其故送出水幼童今現存年甫三十餘嘗向人談此異

陰陽山

川東新寧縣之南鄉地名火石嶺有唐姓者茹素誦佛經年五十餘忽無病卒越四日胸仍溫家人不忍遽殮漸復甦進以湯粥遂更生語家人曰我前日偶出門外見一道人布袍跣足呼與同行覺此身不能自主行數里聞水聲奔騰須臾至一河寬廣莫測巨橋凌空橋上人見道人笑呼曰通靈來矣問何地答曰黃河又數里高山峻起問何山答曰陰陽山匍匐而升危崖盤駁驚

奇怪異氣色昏黯中間一徑僅容人行兩旁皆荆棘見
多人往來叢脞中如覓路狀皮膚皆爲棘刺所傷流血
號泣予懼而詢之道人曰人居心坦白公正無私者則
見此大道可行巧詐欺僞者則自投荆棘徒受折磨生
平不由正道之改耳山旣盡天日清明城郭在望道人
曰此太平城行人雜踏皆候發落者忽見一隸卒執牌
來呼曰且帶二十六人去道人亟招予入城城中衙署
甚多皆寂然頃至一署額曰業鏡司拉予由東角門進
立大堂簷下見右廊椅上坐一人補服頂帽前立一女
子年可十七八拽之泣宛睨視其人卽同鄉吳縣尹也

詢之道人曰吳作令時有陳氏女夫亡守志父欲改嫁女不允後訟於吳吳見皆美少年意其必合判歸之女竟自縊死今亦來候發放者少間聞呵噉聲一人升堂高坐方巾大服類道教裝兩房吏役祇候威儀甚肅潛問伺官曰此宣府總政也道人叩見互相問答莫辨所云旣而帶余跪謁座上官曰汝在世曾誦經否應曰曾誦又曰汝誦何經應曰誦金剛經曰汝自是好人但掌摩訶如何念成沙摩訶因錯了一字罰去一歲今叫汝來快改過還汝十年陽壽去罷遂叩頭起立適前女子來叩見所訪果如道人語座上官曰汝該是這樣死從

案上擲下一物如方斗曰汝自看來女遂默然又曰汝
矢志守貞今奉岳主之命燕地投胎皇祚受祿去罷旋
退堂而雲板鼔鼓宛若陽官儀注同視右廂則吳亦不
見矣出平陽見有三十六人蹲踞相向一隸至來持巨
扇煽之火焰騰起高數丈須臾火息三十六人仍在隸
又於懷出一珠大如卵置地上復以扇煽之狂風驟起
而三十六人已不知所往驚問道人曰冥府不比陽世
刑法只此陰陽火勦除惡類繼以罡風揚其渣滓落於
山則爲蟲介入於水則爲魚蝦行善之人別有善路去
也仍由前徑而還遇舅氏某負猪皮在背泣曰不幸

死於利川今且變猪矣及家中門道人竟去今乃醒不
自知爲已死也遣家人往候吳果患病危篤兩手厥逆
者數日今得霍然矣詢以女子事則果宰藍田時之案
也未幾其舅氏之子來云渠父果於某日卒於利川縣
事在乾隆二十二年四月間唐姓今尙存言之如繪吳
乃康熙庚子孝廉仕於秦世居新寧縣後鄉予曾至其
家子名靈邑庠生能詩文精岐黃亦曾備言其事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太婆

昆陵莊生家千早歿遺婦陸氏于乾隆壬子卧病經夏
至七月六日忽夢亡夫挈至一門廳事煩如舊家登堂

見舅姑咸在各各悲喜俄而屏後有髯翁夫婦扶杖出家千曰此太公太婆也汝未及見今宜祇謁氏如禮拜見髯翁曰孫婦初見我當有以款之其子以空乏對翁乃探囊出白金付左右俱與餽饌羅列方圍坐共食翁指盤中肉丸謂家千曰此味何不攜去啖孫家千遽慙然目視其祖若以爲不可者翁遂不言食竟氏前請曰旣到此須一見聞王否翁曰汝並無罪過無庸去見因指旁何者謂氏曰明日戌時當遣肩輿來迓汝耳乃歛然醒述所見髯翁夫婦果其生前狀貌口吻宛然至奔走使令之人皆其家已故僕婦一一不爽也氏言夢中

所遇一家骨肉團聚甚樂次日七夕果見夢中二僕昇
輿來迎如期而逝髯翁者名椿字書年曾爲射洪令一
生爽直家千父字實君亦誠愿人也

續新齊諧第十卷

隨園戲編

淫誚二罪冥責甚輕

老僕朱明死一日而復蘇告人曰我被陰間喚去爲前
生替人作債負中証兩造互訐必須我到才得明白我
見閻羅王之後據實剖陳其案遂定放我還陽我出殿
門見柱上有對一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我嘆
賞是以爲不愧神明口氣正徘徊間見有一羣托生之
鬼從堂上下來大半多不相識只有一女子一老叟皆
我隣也女有淫行叟誚富家以爲此二人者必墜阿鼻

地獄矣及判官走過手持托生簿因而問之判官曰某婦甚孝故托生山西貴人家爲公子叟甚慈故托生山東爲富家女朱大不服曰我素知某婦不端某叟沒品俱得托生好處然則閻羅衙門何得爲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乎判官嘆曰此乃所以謂之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也何也男女帷簿不修都是昏夜間不明不白之事故陽間律文載捉姦必捉雙又曰非親屬不得擅捉正恐點昧之地容易誣陷人故也閻羅王乃尊嚴正直之神豈肯伏人床下而窺察人之陰私乎況古來周公制禮以後才有婦人從一而終之說試問未有周公以前黃

歲度以一千餘年史冊中婦人失節者爲誰耶至于貧賤之人謀生不得或奔走權門或趨踏富室被人恥笑亦是不得已之事所謂順天者昌有何罪過而不許其托生善地哉況古人如陳太邱弔張讓而解黨禍康海見劉瑾以救李崆峒貶其身而行其仁功德尤大上帝錄之入菩薩一門且有善報矣至于因淫而釀成人命因諂而陷害平人是則罪之大者陰間懸一照惡鏡孽障分明不待冤家告發也朱聞之大悟而醒云判官亦其族叔名啟宏作黃岡州吏目生前以端謹聞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六合程某平素不信鬼神之事年六十餘患病不起不安穀者四十餘日忽一日謂其妻曰我病不起矣但兩孫婚有日期我不能一見孫婦人必笑我沒福盍作速料理以慰我心其妻子如其言引兩新婦到床前拜見程喜動顏色曰吾明日可以去矣可次晨卽扶我起便穿入殮之衣家人以蟒服進命斥去之曰我並未作官而著此服必爲羣鬼所笑仍衣常服可也服畢良久曰有二人在外相待可燒紙錢具酒餽待之妻問何人曰余龍江辛二人者已死之人曾捨身爲城隍役卒者也言畢沉沉睡去者將一日忽醒曰扶我起將殮衣暫脫

城隍夫人生日賓客來往甚忙無暇點名故俞江二人
仍放我回來後日方去聽候發落依舊吃梨汁清茶者
又二日睡醒命取衣穿曰吾此番真去不復歸矣但家
中子女多向城隍燒香借壽與我或願減五年或願減
十年雖是他們孝心恰都可笑人之年壽各有定數不
比他物可以通挪但有一件奇事我望見城隍有素不
認識之婦人替我涕泣討情放我還陽城隍搖頭不允
我大起疑心盤問二皂隸此是何家婦女曰唐李氏也
君不記三十六年前之事乎李氏嫁唐某而夫亡此婦
事堂上姑送其終又替其夫承繼一子事畢再拜靈前

自縊而死君重其節托人教唐氏小叔遞呈請旌一切費用想是君包攬而去何竟不記即程聞之恍然如昨日事且知城隍搖頭者亦因人壽有定非城隍所能減增也言畢又吃梨汁數杯而逝程君之子號石泉親爲余言

關帝血食秀才代亭

某生員請仙一日關帝臨壇某以春秋一段問之亂上批荅明晰無誤批訖遂去某歸家後心切疑之云關帝忠貫日月位至極尊如何以一紙之符卽能立刻請到心甚不服欲擬表文一道焚于上天控告正作表文間

忽聞扣門聲某啟戶視之而不見一人某愈怒提筆又
做忽案頭有人云相公緩筆某問爾係何人荅云我卽
臨壇之人實係唐朝秀士因被亂軍所殺魂魄落在廟
中殿下朝久打掃殿宇聖帝憐我勤苦命我享受廟中
血食並非關帝也某大笑卽欲焚表案頭人又云緩焚
某又問何故荅云若焚表文仍是控告我總求相公將
表文放入水中磨滅字跡方于我無碍某又問關帝到
底有臨壇時否荅云關帝只有一尊凡天下各廟中血
食皆係我等享受惟天子致祭方始臨壇某問何以知
之荅云曾有修鍊數千年之狐狸聞天子致祭一月前

齋戒沐浴遂往窺伺七日前見周將軍臨壇打掃壇舍紅光滿室妖魔盡被燒死故知天子致祭之期關帝方臨壇云

惡人轉世爲鼈

揚州胡姓有子頗慧年將二十將娶之前數月忽得顛疾飲食眠動不時若明若昧自言自咲一日在床上坐語其父母曰兒於昨夜奉嶽神命署本縣城隍事本縣舊有積案十件未結命兒公正辦理兒恐錯誤需請幕反細思惟有受業某師素稱理學可信可速備禮請之時某師已故多年矣少頃忽起立云師至師至暗刺

刺不休家人旁聽竟是兩人問答聲音笑態克肖平日
云十案中有七案仍從前議其餘三案一當斫頭一當
剝手一當充軍其時因醫言其病須滋陰買一鼈於籠
下引其首而斬之鼈頭落地怒目猙獰可駭相隔卧房
甚遠其子忽於床上大喝曰這惡人應當斬罪還有甚
麼不服斫去還敢怒目視我耶家人祈禱城隍廟未回
其子又於床上云太爺何故燒香於判官面前他如何
當得起太爺一拜十案俱有姓名細訪之皆係已死境
內積惡昭昭在人耳目者

奸夫死後報仇

儀徵縣役何二曾與一婦好好其婦有舊好胡四往來
多年婦利其財後漸窮窘婦潮疎之何復凌之遂至鬱
抑而死婦夫亦死婦遂歸何竟爲夫婦數年頗有積蓄
何原有妻已故曾生一子忽得狂病持刀弄斧見此婦
來卽欲手刃云我乃胡四你家用我數千金財盡心離
更從何姓如此快活我死不甘已訴於神姓我報仇醫
治不效延僧請道修齋祈禱一無靈效如比數月其子
骨瘦如柴忽一日叫戲演唱又忽騁驛館中馬狂奔街
市又忽將家中物件打碎將銀錢搜尋出散與他人云
神許我將你家財蕩散再討你兒子的命云云至今其

子現存而家貧已空

董刺史雪冤

董公溶任海寧州時下鄉踏勘有旋風迎輿來左避左
隨右避右隨公異之祝曰若有奇冤可在輿前三旋而
退吾當命役從汝指引祝畢果如公諭遂令幹役隨風
查察至僻壤處入墓而殁稔知爲某解元女公子墓稟
覆公立爲傳訛據稱其女是暴病天殤者公不之信卽
欲起墓檢驗某乃索公無故開棺筆據方許起墓公不
得已與之及起驗果屬病亡公頗自悔亦惟候告聽叅
而已乘與返行未數武旋風復來公益驚停輿細思憶

續新齊諧卷一
及墓內掘棺石板下當有故復回至墓揭石驗之又得
一棺開檢亦一女尸而貌如生傾國姿也遍體鱗傷訊
係元人威逼強姦不從受傷身死公遂按律詳革科斷
昭雪其冤面旌表之

劉老虎

劉名捷江右人綽號老虎強而有力爲一鄉之無賴夜
飲醉歸來途間覺酒上湧捫壁以行遇門便入認爲已
家足力憊軟倒地而卧五更盡始醒聞人問曰某人何
在答曰在某洞又問此番是誰答曰某某其若干名劉
之姓名在內自想不知所犯何案係何衙門拘訊因仰

目視天亦漸明細認乃知在土地廟中遍尋香無人跡
大爲奇異因造其洞離此不遠無妨一往偵察遂飛步
至其洞果有大漢鼾睡正熟自思大漢雄健未可軟說
乃拔佩刀抓起大漢將刀置其喉間大漢驚問何作劉
曰汝是友人尚問我耶大漢曰我是過路客何以指爲
友人劉曰既是過客緣何不投歇店行踪詭異若不實
言我先殺汝大漢急曰我實差官差拘犯人索票觀之
第一人卽劉也問犯何事要其救釋大漢曰是大數註
定上帝所命豈子敢拘殺耶劉曰如是殺汝亦死釋汝
亦死均之死也不如與汝同死復欲刺之大漢搖手止

之曰救汝汝可自行咬破手指血染青票上更易姓名
遷徙他鄉或可小緩數年也劉如其言見大漢出洞門
就地一滾化爲老虎咆哮人山去劉踉蹌歸到家大亦
大明雖改姓名移居外府從此改悔不作無賴習理生
秉娶妻生子壽至七旬因親友家拜斗爲病人作十保
劉思拜斗大事豈可填寫假名緣將前事告之填寫真
名而歸出大門甫數武被虎即去

屈巧者

蘇州楓橋鎮乃客商糧艘聚集處村盡頭有古廟爲屈
巧者所居兩足不仁朝出暮歸不離楓橋左有一日晨

起見廁傍有遺囊拾而闕之中藏白金數百因思是過客所遺吾薄命人安能享此且不知其作何勾當一旦失之有闕性命亦不可知乃復歸廟坐待午間果有人飛步而來頓定地胸狀甚惶急因問之曰君得無失物者乎客曰然汝拾耶屈曰有之但須陳說不謬方可還君客大喜爲述若干封若干數是何銀色是何包裹果相符合屈乃攜出付之客見原銀大喜愿分半相贈屈笑曰君癡耶予不拜君全惠而乃貪其半乎且君擗牛又不能了大事請卽速去勿誤我乞客不得已撿拾錠與之而別丐至街口忽見一垂髫女貌絕美依父而哭

觀者如堵因問于家或告曰是舊民索債者將欲奪此
女爲償故悲耳問欠幾何衆曰十金屈聞怒曰盤剝私
債凶惡如此設欠官項又將如何且十金亦小事何爲
富不仁竟至于此詎知債主在旁聞言而怒指屈問曰
似汝塩溝壑者亦來說仁義耶旣出大言可能爲彼償
否屈慨然卽將前客所贈爲之代償取歸某之欠約而
散曹之本意原在女不在金恨屈破其奸謀乃賄補役
措屈爲賊鎖屈送官吳縣陳公深疑其冤遣金客聞之
又卽奔縣代爲昭雪陳公聞之喜曰此義丐也昭反坐
刑重懲捕役並傳楓橋各米行至諭曰所有自收米樣

俱著貲給屈丐免其朝夕沿門求乞之苦且爲披紅令
肩輿送歸於是此丐享日收石米之利遂漸延求名醫
遇道者與乾荷瓣芽木各藥煎洗不數日足病竟愈與
常人等不十年間便居然置大屋娶妻室作富翁矣

僵尸

紹興有徐姓者新典巨宅書屋三間臺榭俱備爲館師
章生設帳所章夜讀至二更後忽聞東房啟窗之聲疑
爲暴客卽於窓隙窺之見一少婦玩月登假山攀樹杪
踰隣垣去疑是私奔行徑遂撥書息燭而寐雞鳴秉曙
聞樹頭越越有聲似是赴陽臺歸來者凌晨書童送湯

沐至問之曰東房爲何人在通內室耶童曰不通乃前
業王封鎖之間房耳章聞大慄因往觀之則門封鎖窓
閉如故窺之內有盜樞停焉至夜留心觀察又復如是
章因秉燭啟窓入觀則棺蓋斜起中空無所有矣章生
乃將棺蓋代爲扶起取易經拆開密鋪棺上然後歸登
樓俟之及五更時見女從窓入覩易經而却步繞棺一
週旁惶四顧舉頭見章知其所爲拜而哀求章生笑而
不許鬼曰若汝不下樓吾卽上矣章仍不聽鬼物乃變
作青面獠牙狀騰蹕直上章遂眩而墜樓不省人事迨
書童送茶湯至寤遍訪章生不得乃與主人登樓觀之

見樓下東房內似有人在啟關視之則章生與友尸並
卧地上撫之章體猶溫因共抬出灌救半晌始甦述其
所見具呈於官爲之查喚尸親領埋而尸親已全家遠
出因房無人看守故爲出典至徐已三易其主矣亦田
僵尸爲祟故耳於是焚其棺隣家子患鬼病者從此絕
跡矣

申氏自縊

張某爲其子娶申氏女成婚歲餘伉儷甚篤一日女痴
迷不語兩手直垂下忽舉手合掌八指交叉作梭狀痛
甚異常呼號欲絕自不能開左右代劈之不能動即使

有力者其磅之亦莫能動分毫亟詢其故女則云有一婦人在我身後使我至此言未畢更大呼兩頰盡赤似受批撻者女不敢言言則被撻更苦惟呻吟而已越時自開八指皮肉紅腫又半時亦平復女言動如常惟不肯明言其故自是日必一二次或三四次其苦不可言醫藥符錄皆不能治至今猶然不解其故或云其女生性乖僻在母家時家本富饒女每餐以小牌繕寫肴饌點綴而食稍不適口卽詈罵併器皿碎之婢女進茶若指擎杯口卽碎其杯而重笞其婢以爲手不潔不可近茶也其所著裏衣一經浣濯卽不再服或云今之受撻

是果殄之報其信然歟

雁宕仙女

六合戴某有子十八歲貌清秀閉戶讀書忽然不見其家各處尋覓不得一日忽從園中香櫟樹上飛騰而下曰我某夕月下閒步園中見一美女從空飛來挾我上升道我凡人也如何上天女微笑採香櫟葉一片令我踏上當卽騰空而起到一高山頂上有石門數拾間門內有亭臺花草無所不備我問此是何處曰温州雁宕山也天台小山尚有劉阮之事况我雁宕又高天台一千餘丈而可無佳話流傳人間乎與我遂成伉儷諸石

門中俱有仙娥來往老少不一所說言語都是元經秘旨不能記憶但覺服食起居鮮華可愛我樂而忘返忽昨日謂我曰郎父親明日八十生辰矣不但郎宜歸祝卽妻亦宜同去也又取香微葉一片令我踏上遂復乘雲而起又到家園其家人隣佑聞此信來觀者如麻忽聞異香撲鼻空中聞簫鼓聲果有一絕色女子珠冠玉珮在雲中作叩首狀每一跪起則霞光四閃百鳥皆鳴家人正思攀留而清風一起其女與其子已冉冉攜手而又去矣其父思子涕泣不止或曰此怪知禮侯翁九歲時定與令郎再至也

生魂人胎孕婦方產

金山縣有老農某月朔夢一青衣人似公蘊實縣來語之曰子木月十七數盡應死因一生勤慎無大過死後卽託生某家爲子亦小康壽考無慮也我故先來告知便早處分家事屆期我來同子往投胎可也其人醒偏告家人悉以家事付兒子不數日遽置單被巾待期而已至十二日夜忽又夢見前青衣來促之行農以未及期爲辭曰我固知之第彼婦于初十晚偶失足致仆損胎氣不能待至十七卽于是夕坐蓐兒已產須生魂人竅乃能飲食今已三日君若不行彼不能生矣農寤

述其事于家人復安枕而歿

女化男

乾隆四十六年長沙西城之長安坊地名青石井有把總安姓者一女五歲與張守備家爲養媳其姑適之嚴少有忤輒鞭笞及下不勝其苦十三歲逃歸父家張問安索女安以女未及笄不願鬻養姑家且留家俟有吉期備禮遣嫁張無奈聽之及女年十七墮亦長大張擇期以告安亦備奩具擬嫁女女知期近而畏姑嚴終夜哭泣向天叩禱求速死不願出閤母見女如此頗憐之曰汝徒哭泣求死無益若籲天能變得男身便可免嫁

是多女夢一老人手特三丸如彈丸二紅一白納其口
而去比寤後覺小腹極熱喉痛異常不一炊頃陽出于
戶竟成偉男項下結喉突起驚疑以告母驗之不謬安
天婦無子只此女一旦成男喜甚往告張以事屬韋誕
疑安捏飾賴婚控於縣時邑令山西黨公兆熊拘女到
案驗之貌猶是女而陰頭鮮紅確係男子勢難行嫁命
安將奩貲貼張爲代聘一女以予其子當堂令安女放
腳雜髮脫珥簪靴改男裝而出

人化鼠行竊

觀察王某以領餉到長沙邑令陳公爲設備公館將餉

置臥室內一夕甫就枕氣逆不能寐展側至三更忽梁上仰塵中有物作啣木聲甚厲懸帳覘之見頂板洞裂大如碗一物自上墮地視之鼠也長二尺許人立而行王駭甚偏索牀枕間思得一物擊之倉卒不可得枕畔有印匣舉以擲之匣破印出擊鼠鼠倒地皮脫乃一裸人王大驚喊吏役皆至已而邑令陳某亦來視之乃其素識鄉紳某也家頗饒于貲不知何以爲此訊之瑟縮莫能對王卽坐公館將動刑其人自言幼本貧窶難以自存將往沈于河遇一人詢其故勸弗死曰我令汝饒衣食引至家出一囊令我以手入探之則皆束皮成捲

疊疊重列因隨手取一皮以出卽鼠皮也其人教以符咒頂皮步罡向北斗叩首誦咒二十四下向地一滾身卽成鼠復付以小囊佩身畔竊貲納于中囊不大亦不滿重也到家誦咒皮卽解脫復爲人形歷供其積年所竊不下數十餘萬王因問汝今日破敗前曾否敗露曰此術至神不得破敗曾記十年前我見一木牌上客頗多貲恩往竊之化鼠而往緣木將一突出一貓嚙我項我急持法解皮欲脫身逃而轟然有聲猫皮脫亦人也遂被執寃所授受其人與我同師其術更精要化某物隨心所變不必藉皮以成因念同輩釋我歸戒勿再爲

此已改轍三年矣綠生有五子二子已歷仕版一子拔貢尚有二子思各捐一知縣與之歛家中銀不足額探知公餉甚多故欲竊半以足數不意遭印而敗王因取皮復命持咒試之則皮與人兩不相合乃以其人付縣復訊定讞始去

唱歌犬

長沙市中有二人牽一大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大趾爪長後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絕不類犬而徧體則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喧聞四野縣令荆公途遇之命

役引歸託以太夫人欲觀將厚贈之至則先令犬入內
衙訊之顧犬曰汝人乎犬平對曰我亦不自知爲人也
犬也曰若何與偕對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詰以二人平
素所習業曰我日則率出就市晚歸卽納于桶莫審其
所爲一日因雨未出彼飼我于船上得出桶見二人啓
箱箱中有木人數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動其船板下臥
一老人于內生死與否我亦不知荆公命二人鞠之初
不承認金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極刑訊之始言此犬
乃用三歲孩子做成先用藥爛其身上皮使盡脫次用
狗毛燒灰和藥敷之內服以藥使瘡平復則體生犬毛

而尾出儼然大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大便可獲利終身不知殺小兒無限乃成此大問木人何用曰拐得兒令自擇木人得跛者瞎者斷肢者悉如狀以爲之令作丐求錢以肥其藥卽率役藉其船于船下得老人皮自背裂開中實以草問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乾之爲屑和藥彈人身其人魂卽來供役覓數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濕未能作屑乃卽敗露此天也天也只求速死荆公乃曳于市暴其罪而榜死之犬亦餓斃

韓鐵棍

韓舍龍者山西汾陽人貧無居處在邑中破寺棲止傭
工爲生勇健多力一日歸見寺門外臥一道者詢知以
病不能去乃供養之無德色如是三月餘道者病愈謂
韓曰感子厚義無以報今行矣平生蓄有一物食之力
逾賁育兼可致富以贈子七十二年後終當歸我弟子
富後慎勿納粟得官徒耗壽算言已口中吐一羊出小
如拳置掌視之乃粉所爲納韓口中方欲吞嚙羊從唯
中直趨而下道者以掌向韓腦後一拍韓卽暈仆於地
比醒道者已不知所在試舉腰鋤之屬悉輕如艸次日
乃往見主人願居其家爲長作俾買鐵另鑄作器爲鋤

地其所耕十倍於人日食米必三斗他物稱是主以其
勤而力甚愛之一日令載煤五千斤自他所歸車歷土
坂將下騾蹶車傾韓在後手挽之徐徐而下面色不動
主知其事異之詔其神勇命隨標行押布至都中途值
盜保標客二人與鬥俱爲傷死韓手無械拔道旁棗樹
埽之盜盡靡 皆獲焉主自後卽令押標販布許分其
餘息不令傭作韓乃鑄精鐵爲棍長丈有二重八百斤
其用棍無法亦無授受惟恃勇力橫擊無能禦者江湖
皆呼爲韓鐵棍盜賊莫敢犯其鋒其棍載在車後非八
人莫能舉而韓以隻手取之輕如草然一日老京師方

投寓忽有人來訪自通姓名曰山東白二韓素不相識
訝其突如詢來意曰我聞君善用鐵棍曷以見示韓指
車後令客自取之客以隻手輕取而下謂韓曰君用此
棍不知傷幾許人我仰其面君試擊我能傷我則君果
爲神勇韓不可曰我與君無讎何故以兵相戲旣與吾
角力不若我屈一指君能伸之我卽當歛迹歸田不敢
馳驅道路矣乃環其食指白以手鈎韓指韓俟其指入
乘勢提而擲之地白起曰我山東劇盜也一生無敵今
竟讓子嗣後韓行山東北直一路如在家中往來如是
二十年韓分息亦厚乃辭主人不復作標客主人猶載

其棍行者二十餘年韓歸里置田產生有二子課農爲業年逾七十自在場上看麥忽有一山羊自場出衆咸以爲晉地所產皆胡羊此不知所從來爭逐之羊入一枯井中衆欲入韓爭先跳下見羊在井底以手舉之向上一擲不覺身隨羊上衆在井外見有白氣一縷自井飛出羊入雲中韓坐地上氣力兼無其昇之出尋亦無恙然自是手無捉雞之力矣始悟道士還羊之說神力已去又活二十餘年至九十壽終所用棍猶在韓莊至今六十餘年無有能舉之者

認鬼作妹

浙藩司更夫陳某喜飲而胆最豪一夕巡伺垣牆外時
三鼓月甚明見一婦人年十八九容貌頗麗陳念官衙
禁地必無私約者心知非人姑戲之乃往握其腕曰子
夜行得無覓佳耦乎我爲若婿何如婦曰我非人乃縊
鬼也變其貌甚悍惡陳曰我聞鬼皆能改貌卿卽陋劣
我不嫌也鬼無奈乃曰子姑捨我有錢十五千與子何
如陳問錢從何得鬼曰薦橋某錢庄有女我明日往索
之子須認我作妹我教若與子錢十五千其病卽愈但
子得錢後我在此勾當一二事自後母得再阻我陳諾
之鬼乃去明日午後果有人來訪陳且曰汝妹爲鬼太

不良昨日主人女出看戲歸爲其所果百計求解云必
欲尋其兄來乃去故招子往陳乃同往入門鬼卽在內
曰吾兄至矣大慟趨出陳亦伴泣相抱而慟已而鬼曰
吾兄貧無以爲生汝家富須予吾兄錢十五千作生計
我當去矣店主人不得已如數予之女疾果愈陳得錢
歸不三日聞司屏中果有婦人縊死者蓋鬼求代恐陳
阻之故行賄耳

蟒過嶺

湖廣武岡州有水路可達有赴武岡任者挈眷由水路
行一路皆灘河南山壁立茂樹密菁惟日午見日而已

一日舟行聞上流灘畔有人敲鑼鳴家詢之曰今日蟒
過嶺須停舟不得行行則有失問何以知之曰我處燒
山向樹有定期蟒知之先期半月相率自南而北俟北
路燒山則又自北而南時正十月蓋南路定期在初冬
北路定期在初春改也其來日早必有大風以阻行舟
慎其橫溪而渡今早風大作故知之問在何處曰相離
里許可望而見俄頃風愈大見兩山樹稍枝葉皆垂罩
一蛇首大如十石甕徐徐自山下剪溪過其頭入北山
尾猶在南山未盡約計兩山隔溪可三五百丈如是者
一食頃始盡一蟒過盡又一蟒來長皆仿佛以次相接

而行其體亦遞小一晝夜乃盡土人云皆黑蟒性皆純良從不傷人

食猴怪物名石掬

湖南至道州路有一山高數百丈于峯環列中有濂溪講堂山中最多猴常出擾人山腳居民數千家皆漆戶也山產漆樹紅芽初茁如香椿食者多死官爲立石以禁沿漆林而入周遭五六里隔一澗過澗卽入山徑樵路穿雲高可插天吾鄉愛堂居士往遊遠望崖側有似枯松其毛遍覆數里蠕蠕然近視之皆猴也屏息而遇已歷其上俯視衆猴約有六七萬老少雌雄環集呦呦

皆有哭聲亦莫測何故有頃忽見二猴自上崖來向衆
猴搖手似禁其勿泣者已而悉起有扶老者有擔雛者
皆緣崖左而上至經香臺畔俯伏屏息高下幾無隙地
旋有大風簸簸動林木臺後出一獸絕似猴而小高可
尺許衆猴見之皆俯伏此獸躍上瀾溪講座踞膝而坐
推其身忽伸長丈許衆在下仰望不見其頂久之見一
猴來跪其座旁自以雙手向腦後剝去其皮若供其食
獸者愛堂尚欲再見其異不料僕人遽怒起燃大爆竹
震之響一發衆猴咸驚墜山下死者不可勝計其獸聞
聲一躍直穿屋頂而出不知所在按異物志石掬如猴

而食猴或卽此獄

鐵牛法

湖南邑因論死秋決後例多暴尸三日然後埋入夜尸常不見官吏異之踵緝四出初以爲其親屬私竊以葬訊之不承有武生某以事赴縣行至一村鎮牽馬飲于溪橋之下水中映有人影俯窺之則橋洞內水乾有一人閉目趺坐于中躡而就之見其襟褶間皆血汚狼籍問爲誰不荅因急趨出適鎮中有駐防汛弁告之守備殷某殷先入橋下其人見殷相近卽飛左足將殷踢仆後入者至救殷起覓其人已不見互相嗟訝而返是

夕雷雨擊死一人于橋柱側眾往視正昨日橋下人也
或云此學鐵牛法者可以代形而終獲天譴

妖術二則

江陰有士人學法于茅山有術能致婦人用烏龜殼一
箇書符于上夜擁之而臥少頃卽見一輿舁一少婦至
或平昔有屬意者皆可召來其婦不言與交媾無異生
人天將明乃去其去時必反繫其裙以出未知何故據
言此乃所召之生魂也婁縣有道士善致天女有求其
術者必令其人備衣裙釵釧之屬須極華麗珍貴乃可
爲天女服飾言著天宮衣不能履凡世故也其來必在

初更須先掃淨室屏終人迹道人入書符步咒則天女
始至色果殊麗異香襲體人與交合與世人無異亦不
言笑天未明道士來又屏人書符送天女去則衣飾皆
帶去無一遺存與天女交者皆無後禍故其術頗爲豪
富家所重卽耗其貲亦不惜也後乃知其常通妓女爲
之道士素願而長將女裸縛于懷以袍襲之昏黑人莫
能辨屏人而出諸懷服其衣飾僞爲天女給客將曉仍
束而去以此分肥其衣飾蓋死後其徒言于人云

種蟹

盛京將軍某駐劄關東地方向無蟹蟹惟將軍署頗饒

此物有異之者請于將軍將軍笑曰此非土產乃予以人力種之法用赤莧搗爛以生蟹連甲剝細碎和青泥包裹爲丸置日中晒乾投活水溪畔七日後俟出小蟹取置池塘中養之螃蟹亦如此做法按此法養魚經中載之而不言能種螃蟹據將軍言則凡介屬皆可以此法種之則是赤莧固蛤介中之返魂丹也

扯雞勝救溺死人法

凡人落水淹斃一日內者尚可活洗冤錄載有騎牛法最妙而不知更有扯雞勝法入水三日者亦可活揚州各稱作排手黃一謙沛縣人隻身帶貨無不獲利積至

百餘悉以周濟貧乏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在北通州壩上落水已三日撈起有長眉白髯老翁云用筆管套雞膀先破一孔插入肛門扯出雞膀吹之吹至三人心口微動老人曰活矣衆趨視忽失老人所在又換人吹果嘆氣而甦

鳥獸不可與同羣

荊州寺僧某頗精禪誦一日有獵徒獲一虎子歸途憩寺門僧勸勿殺衆卽以虎捨寺中僧給以飲食頗馴伏隨僧起居每課誦虎亦從衆後作頂禮狀課畢乃退日漸長大客至方丈虎伏座下初甚駭怖須察其狀無惡

意亦不甚畏狎玩之虎亦不怒一日有客訪僧人方丈與僧以足蹴虎令去曰毋驚我嘉客虎作欠伸狀瞪目而視良久始出已而又來伏腳下氣粗而有喘聲客愈恐僧以手批虎又瞪目視良久一若有所思狀僧以足踹之乃去俄而又進作怒容直前一口嚙僧頭而去僧猶坐而不仆寺中人見虎口有血奔出山門乃共逐之大深山去卒不可獲

拘蛇

江陰章燕橋言有南客館京師自言能拘蛇主人欲觀其法不可強之至再始允焉先命竹工削竹籤百枝長

三尺許鋸其兩端如箭鏃至期約主人及外客以麻繩束竹籤捆載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廟中踞石臺上步罡書符口喃喃作詞俄頃微風起草中索索作聲蛇果大至先小後大盤旋迴繞有若錦者有若花者諸色俱備衆咸詫所未見最後有一蛇至不甚大遍體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視客客色遽變慨然曰殆矣急書符退之衆蛇皆散獨黝黑者不去吻舌張口似有怒態客披髮跣足持咒嚙舌血噴之黑蛇始去顧衆曰君等可歸矣此蛇來與吾較法我不去去則貽禍主人乃命衆人用繩束其身綑於石佛背上以所攜竹籤置手旁

人去次日客歸衆詢所以云是夜風雨大作其蛇乘空而來張口吸氣似欲相吞客望其氣來乃以竹籤一枝投之籤爲氣攝入其腹中如是數十次氣亦漸衰籤亦將盡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蛇斃於地風雨亦息

金香一枝

富民某聞某寺有老僧德行頗高延請至家供奉一室中朝夕頂禮卽香柱香鑪之內無不以金爲之一日僧於靜室中入定忽見彩雲飄渺異香滿室有二仙女將一蓮花座來曰我奉西方佛祖之命來迎僧自願功行頗淺懼不敢往仙女催促再三且曰若不去我無以復

命僧乃取瓶中香桂一枝與之始冉冉而去明日主人
家產一驢墮地而死奴僕輩剖食之腸中有金香一枝
驚白主人僧不知也卽主人亦不知金香桂爲供奉和
尚之物後偶於叅禮和尚時主人談及此事和尚大驚
失色始以向夕蓮花相迎之事告主人亟看瓶中已少
一枝香桂矣蓋無功食祿天意所忌故使變驢以報也

小僮遇女鬼

鎮江梅雨族弟家僱小童孔姓者伴其子岸夫宿書樓
上乙巳冬月望日三更後還其樓下取物遲至一更不
來卽偕其家西席王松坪先生下樓往看遍尋不見于

是急呼衆家人尋覓尋至第三進小室內見其伏臥桌
下頭嵌于椅腳內家人拖出人事不省以薑湯灌醒問
其原委云我下樓至梯中間見一奶奶將我攙至堂前
我欲叫人他將手卡我頸項我卽不能言語此後如何
開門如何來此我總不知于是令其安睡次日亦無他
恙越至次年五月望前渠臥書樓下廂屋內時約二更
許月明如晝忽然大叫岸夫急起往觀奴云去冬攙我
的女人又來了我駭怕將帳門扯緊他與我扯奪不開
而去我卽叫人他又轉來我不敢叫他又去了我遂大
叫他見人來遂不見了問此女人模樣云身穿藍衣面

甚標致其白如雪家中恐其後又生事遂將小童遣去
此後安然無見聞矣岸夫姪親爲余言

懷慶水災投匾水息

余同年沈永之爲懷慶府太守天久雨黃河水發直灌
城中公與屬員百姓等俱登城外高阜看水水高數丈
竟不能歸陂三日矣除禱天之外一籌莫展忽見一黃
衣者帶笠乘舟而來問曰汝等欲使水退須當問我公
卽問之曰可取懷慶府大堂之匾投水中水卽退問其
姓荅曰我姓黃言畢遂去水隨其舟漸漸流下高阜雖
署數十餘里公之父母俱在署內無人能往正彷徨間

有家人陳姓者曰小人能識水性願往公欣然遣之令其人頭頂葫蘆放書其中泅水到署見二老登樓哭泣得其信大喜卽取匾投水登時水遂退訪之里人云某處有黃將軍廟想懷慶一府應遭此劫投其匾于水算已應此劫故也公卽往拈香瞻其像果符所見云

三王神請醫治臂

歸安有名醫湯姓字勞光門外挂一匾云凡求醫者非先送十金不治一日聞外有鑼聲出視見一大沙飛船泊其門外頃有一人登岸從者手捧一大元寶自言王姓家住菱山下左臂有傷特來求治醫卽與膏藥帖之

拱手而去醫送登舟炤舊飾纛開船旗上書三玉府三字須臾不見醫歸家見桌上元寶乃紙元寶也大驚曰此乃東菱山之神明日卽著冠袍往拜見神左臂上膏藥猶在旁有一死蠍存焉